恕谷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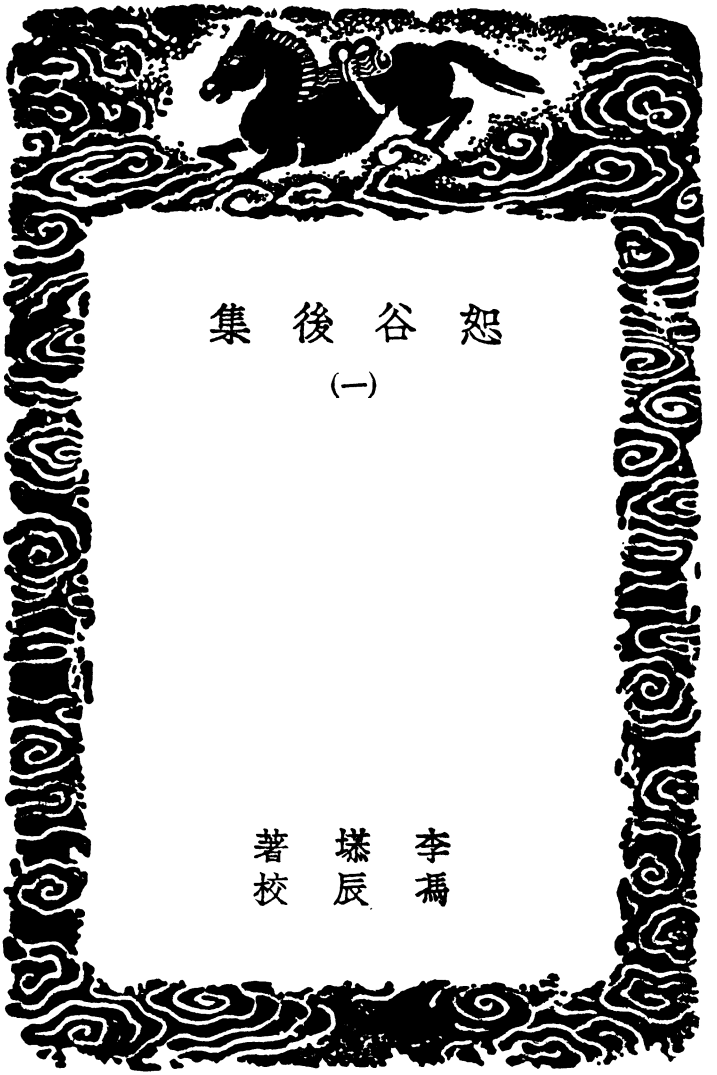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恕谷後集

(一)

李塨著
馮辰校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恕谷後集序

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羣萃經傳。易不奇。詩不葩。文指渾深聱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苞賢。劇旁九達。千變億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卽如之。天震日恬。雷轟海嘯。咳唾成風雨。倏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鬬亂不亂。噫、至矣。大與王崑繩曰。恕谷之註經。超軼漢宋。連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徧閱聞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苕文弱。候朝宗亦涉摹擬。方靈皐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潔奧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哉。鎬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爲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倣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雍正四年丙午正陽月吉旦。

樊輿門人閻鎬謹識。

恕谷後集目錄

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漆天集序
劉氏家譜序
警心編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楊侯初度序
贈黎生序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贈劉生序
送惲皋聞序

卷二

孫氏詩鉢序
張老園詩集序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贈張籲門序
惲氏族譜序
賀陳睿葊中鄉試副榜序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眞定黃氏家譜序
閻戶部詩集序
送楊賓實貴州布政序
贈衡水劉生序
贈張可玉序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卷三

記杜紫峯傳青主軼事

素景園記
重修杜家莊寺記
甲午如京記事
劉氏祠堂記
重修通州學宮記
忠恕堂記
記王卓堂語
記李氏翁媼已事
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上毛河右書
與方靈皋書
復黃宗夏書
答馮樞天書
答程啓生書附程書

與王崑繩書
與朱可亭學使書
復閻行上協鎮書
答王帶存書
卷五
復惲皋聞書
與王崑繩書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膚功書
回楊愼修書
與來儼若書
上太倉相公書
與温載滑書
與張解元書
復惲皋聞心銘書
復惲皋聞書

給陳秉之學使書
復蔡瑞寰書
卷六
馮先生傳
馮君傳
李贈翁傳
彭山人傳
郭孝婦傳
李氏傳
魏烈婦傳
王子傳
萬季野小傳
吳姬傳
郭令小傳
郭御史傳

王孫裔小傳
馮劉二翁合傳
張太翁傳
龐魏氏傳

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墓志銘
原任戶部郎中閻公易葬墓志銘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安平崔君聞遠墓志銘
委攝四川仁壽峽江兩縣陳君墓志銘
劉君來獻墓志銘
待贈淑人田室趙氏墓志
裘強戴氏先塋墓碣
可母岳氏墓碣銘
劉君化吾墓表

劉節齋岳氏墓表
彭秀先生墓表
六眞居士劉君墓表
卷八
玉峯太翁挽辭
劉君遺惠辭
挽方靈皋之母吳太君辭
待贈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
長子習仁行狀附哀辭傳
卷九
孔子贊
先孝慤像贊
與周崑來王子丕求小照札
養生論
父子有親論

論古文尚書
陳法論
見百字說
樂說
豚豵說
書明劉戶郎墓表後
書貞靖先生傳後
書韓子原道後
書方靈皋一節
題甯國府志
堅志
悼亡賦
公舉麗魏氏呈
九日郾城聯句序

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富平贈言
示素存永言弟弟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答長舉問
卷十一
給鄭子書
復惲皋聞書
教子文
教子文
人說
擊磬
啓賢
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孫生日記序

士喪禮就直序
詩經傳註題辭
論詩一則
邶柏舟
杕杜
皇矣六章
執競
雝序
閔予小子
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元年春王正月
考仲子之宮
伐楚盟召陵
九月公至自會

宋公茲父卒
及晉處父盟
公四不視朔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戰鞌
宋華元奔歸
作三軍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仲孫羯如晉
蔡侯歸國
公侵鄭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圍成
陳懿長先生誄文

弓翁靜葬紀略
原道
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雙齋文集序
醒葊文集序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與長舉言顧諟明命之功
與樞天論讀書
李以傳
戴景惠先生墓表
李子恕谷墓志
楊公生傳

恕谷後集卷一

鑫縣　李塨　著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黃子宗夏、歙人、居於吳、游京師、聞予友王崑繩稱予學、因與予交。予之學蓋得諸顏習齋先生、而先生乃舉堯、舜、周、孔之學相示。宗夏慨然曰、人不作聖、非人矣。於是悉剏後學浮文、求禮樂倫物之實。日有所記、時有所勘、

空虛之祖。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卽在南。今子之力學如此。使歸而振作於南。共明斯道。以相勉有成。將天運聖道。自此反虛而實。而堯舜孔孟之學。復行於天下。庶有望乎。且吾聞復庵翁杖義好學。急友朋。不避患難。嘗自屈其年從劉繼莊先生遊。固非世之尙虛學者所可比。宗夏淵源有自。從此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其身者。壽其親。道孰大於是哉。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康熙四十有五年。都御史石門吳公。以疾乞假旋里。先公卿引疾者率不許。至是知公貧且誠也。許之。李子五月於草莽。聞北入京拜別。國初定鼎。大臣尙已。二三十年來。首推魏敏果公象樞。敏果學宋儒。自居板庸。無赫赫技績。顧以爲首也何哉。竊聞其樂善下士。海內儒流孫徵君、李中孚、張仲誠等。雖高隱不出。皆上聞。數十年廟堂方面。其落落如晨星。以搘拄國是。澍濡蒼黎者。如湯荊峴、郭華野、許酉山、于淸端、陸稼書、邵子昆。皆敏果所拔茅茹而彙及之者也。數十年氣運。謂非其所幹旋不得矣。孔子稱及門曰。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紹也能仁。商也不險。而獨於顏淵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七十子三千人皆淵包貫之也。爲王佐可矣。故問邦而孔子以四代禮樂付之。蕭何、鄧禹、李善長、技能不必踰羣英。而以薦賢調和諸將。遂爲漢明元勳。蓋自古大臣咸如此。石門吳公。則堦所親炙者。位躋九列。無負郭百畝之田。嘗扈駕南巡。白近侍過。幾離禍。九江謀移關塞外夷人請隰地樹。公皆力駁之。風裁侃侃然。而獨折節下天下士。胖軀偉幹。見一材一藝輒偏僂（笑語接之惟恐後。聞某有道術。必識其里氏。不以學與能窮人。尋尺

兼茹而待之復稱其量人人謂厚已也丁丑年因湖州宋豫葬晤瑞見閱史郡視曰治平正鵠也系跋鈔存庚辰延予榻其府語其羣從以五禮律呂九章諸學辛巳復下榻予病公日退朝親檢理食藥月餘迺起偕徐果亭少宰爲予梓大學辨業是時冉永光寶敏修二太史尚在館萬季埜王崑繩胡朏明亦寓都門公時聚予五六人論學指曰乾坤賴此柱礎也嘗乙夜爲壎談寰區政事予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沫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眞僞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公爲之躊躇抵掌而起獨是敏果值勘定三藩後衆政方需人以故薦剡多起用今中外恬熙朝無軼事公雖仰屋太息慨然欲見一奇而腹果進食無甯胎息而公亦積勞引疾以去我瞻四方而迴望魏闕得毋有拳然弗釋者乎前辛巳冬宋豫葬囑予曰吳公吾鄉賢者也龍亢返潛詎善始而不善終爲先生其辭焉公聞之稱是今茲歸也可謂進退以道矣

漆天集序

東鄉樂塊然自名其集曰漆天示予覽之如夜深風雨怒鬼搏人猿啼鶴唳毛髮皆豎漆天風景一何奇也雖然日月履天而光照山河羅地而秀發人物賓正而衣冠禮樂燦列終古常見之弗奇也一思之何以有此奇抑至矣然則不漆之天塊然遊之又何似耶塊然曰吾更有說吾心天也漆者戕之也嗟乎進乎技矣特一以爲玄牝一以爲闇然塊然將何從

劉氏家譜序

劉子來獻丐其太翁墓表。且出其所著家譜。曰。此小子祇承父命者也。願弁一言。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謂天子諸侯分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乃以君弟稱別子者爲大宗以收族。如周武王封周公於魯爲大宗。而衞蔡曹滕諸國皆宗之。滕文公、公山不狃、稱魯爲宗國是也。魯莊公立母弟季友爲大宗。當時稱季氏爲宗卿是也。因之宗立而族收。如三桓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季皆得收之。鄭之七穆共穆氏。而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子罕皆得收之。自封建廢而爵如諸侯大夫不世傳。族人得以戚。次子不必貴。而大宗不可立適長。或愚賤衆庶。或貴智。而宋儒所謂長支主族者亦不可行。故朝制亦因時而變。設宗人府以司王族之昏喪服爵。擇賢尸之。不別別子庶子。然則紳衿者流。能稽古立德。拳拳敬先收族。其賢可爲宗。而族亦願宗之。是卽宗子也。如劉子是已。劉子之來。介可仁言。執禮恭。言修譜樹碑建家祠。復謀立公祠祀鼻祖以下諸族先世。翫翫懷懷。溢於廛宇。抵夜分。無片辭違。孝友仁厚者。嗟乎。古所謂君子長者。非耶。平居嘗歎南人好虛大。家譜追遡瓜瓞。牽蔓昔賢。雖假冒不計也。而北人又過弇陋。先世顯績卓行。不四五傳遂恍惚不復記憶。康熙間修明史。檄郡縣上前朝名臣賢士遺蹟。郡縣挂壁不力行。而故家子弟亦聞其先世具功德。而茫無以應。或憚煩難而止。嗟乎。不幾以苗裔而視其先如路人。任其烟消草萎。渺無憐念哉。予觀劉子家譜。三世祖祀領鄉薦。世濟其德。至高祖鑑以進士爲名臣。考沖善能持家。棣臨卒。諄囑其子以繼述。而劉子承之。是豈其祖父之賢。而劉子自不能泯耶。抑有劉子之賢。而祖父乃愈彰耶。劉子問禮甚悉。攜予冠昏祭士相見諸書去鈔閱。吾知其事四親。

搆公祠。訂祭簋儀。置助族田。立族約。凡可以嬗先教睦而登之譜者。其未有艾也已。

警心編序

予自弱冠。承父師志。編日譜。考身心得失。獨不樂觀感應篇諸書。謂其言頗荒唐。且以徼福之心爲善窒惡。已屬私欲也。訖後誦雅詩。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乃知福祿自天。古人亦有言求者。然宜以豈弟不以回。明載聖經。戊寅歲。予年四十。寓桐鄉署。冬月。始立長子。當立子前數年。日夜懸結不去懷。見販夫傭保攜孩童過。瞿然念其德行必勝我。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聞公庭呼譽聲。心若割。主人來議催科刑名。必語以寬大。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夜臥不莊。輒悚然而斂股。嘗夢雜亂方及半。遽驚曰。茲不敬矣。遂寤。生平麤傲。深自懲。遇一微蟲蠕動。避而行。或如廁。踐一生草。蹶然起。當是時。徼倖禍福心未肯敢存。而但覺實有神明來伺。懍懍然以知貧賤憂戚天之貶人者不淺也。今歲癸未。季秋。抵京師。廷尉二兄延楊其齋。出其大父陸沈子翠飛巖集。父喆生公警心編。再三揚搉。謀開雕以問世。於戲。人一登貴顯。走聲勢無甯暑。安有餘力念及祖父嘉言行而表而彰之者哉。廷尉可謂加人數等矣。因取警心編讀之。勸善誡惡。如燭照蓍決。而事涉荒誕者。率不載。益知人之冀倖之心不可有。而警惕之心不可無。予自返雖無惡念。而粗忽遺漏。過端蝟集。湯盤之銘曰。日日新。文王之詩曰。緝熙敬止。緝。續續也。熙。和也。言心安於敬而無息也。吾心敬者暫而或躁。而不安。或忘而如遺。晝披是編。丙夜內省。輾轉而屏營。若我嚴父明師之來責也。噫。警心之名不虛矣。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獻邑、漢獻王所居也。王博古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後又遺十二篇。餘合爲一篇。入於禮記。六經惟樂亡。後學賴獻王此作。麤得靡測。乃自漢後數千年。而獻邑文章寥寥矣。明季、五公王先生以五世相韓之感。興撻伐闖寇之師。及既釋兵。河間太守王千峰迎至修府志。送僑寓獻城。而其昔年之涕號故宮九頓首而坐者。未嘗一飯忘也。因一寫之於詩。迄卒門人李興祖梓之。而獻邑乃更有五公詩集行世。今其邑彭子潢、性篤孝。葬母張太君。哀禮有加。四方知名士爭來弔輓。遂裒爲一集。開雕問世。丐序於予。博陵顏習齋先生、崛起力周孔正學。嫌聞而是之。往從遊。一日、見壎吟詩曰。今之詩。非古之詩也。古詩、卽樂章也。今流爲雕蟲小技。玩物喪志。爲聖道之蠹。自此不復專攻。而何能序次輓言。已思孔子訓詩。於興觀羣怨後。曰邇事父。遠事君。詩之大旨。不具於是乎。五公先生之集。懷君也。彭子所集之輓章。念親也。上追四始。而溯溯乎可被絃歌。與樂記並傳。不亦宜乎。獻陵文光。先後輝映。亦可不朽矣。乃爲之序。

楊侯初度序

史遷傳吏以循循者、壽道也。卽孔子善人爲邦百年之說也。善故循循然。庖丁之解牛。廣成之長生。孫敖國僑相人國漆園言無爲而爲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閻山楊侯、非其人歟。侯少壯出宰。未嘗事祈年也。而其治也迺以仁壽。雖公負偉抱。壽一時。壽萬世。豈緊一邑。而邑民不能諼

矣。今莫春之念八日、爲公攬揆辰。予不能諛。因件繫實政於後。俾邑人一讀一上壽焉。

公甫下車。忽當事採買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窳劣。不可以供太廚事已。

富邑習賭。曠業耗產。公立更捕法。獲博徒枷責。令其別捕方釋。由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鬬。米鹽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儕儻結黨。立採花諸名。叱咤睚眦。則率衆刃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訪其魁。立寘之刑。又立法。凡相鬬、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輒雉經投井。報縣。佐貳檢驗。胥隸追呼。屍親亦乘機抄略。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厲禁。鄉地報。即刻親驗。無傷。立令掩瘞。由是民安業。而愚夫悍婦亦知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於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日百餘紙。不厭也。昧爽、坐堂皇。質鞫三餐。皆於堂。積年疑訟。數語即得其祕要。雖受刑者蹣跚下。亦歡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告訐。教和睦。而鄰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歷年至歲底逋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蠹。立責枷。完者賞紅酒。令不完者斟而跪獻。又立飛票法。令里長開花戶甲乙欠若干。持付限日。完糧繳票。不如限者。責。民不苦隸呼。而違限則已名莫卸。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爲辭。肥己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領。諭曰。遲與與早與。用吾財一也。而先與則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爲資本。取物抵銷。行戶口碑如雷。

邑舊有現役四十里。輪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將革之。闔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苦。若去之。我侯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斂民。斂民而无當年分應者。必至闔邑擾動。更害矣。侯籌踏再四曰。姑緩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牀几諸物皆自買置。賓客至自供給。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數百金。解囊以辦。不絲毫責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丹筆欵歔。生死兩無怨負。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衆鬬。黨乘夜將垂死之侄舁張家。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密訪。死者實過嗣仵氏子。因喚仵氏親族詢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鞫訊。不招。突出仵氏人質之。黨姓大驚。莫能辯。疑冤頓雪。

侯知富民囂獷。曰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眞情既吐。卽百計爲之出脫。諄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讀。

邑習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體察。有奸弊立責。不以恕。皂隸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吏行冰案之謠。

富邑結姻後。往往壻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厲禁之。嘗自出金帛。令原壻當堂交拜成夫婦而去。惡俗頓革。

富邑鬻賣宅產。嘗數十年後復告補價追贖。侯一概斥退。刁俗亦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歡。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

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亘壤。接蒲城耀州。民多獷悍。前遇官呼。嘗途劫遁。莫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行縢。纏腿。潛步出訪情僞。由是民時相駭告曰。我君來矣。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窩賭。或斂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覩民疾苦。輒愛形於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跪言災狀。侯爲之垂淚。或曰。災可伍分。且僅里許。侯曰。一里非民田乎。五分之災非災乎。爲之緩征借粟。

孟秋旱。侯齋戒徒跣禱城隍。願降禍於身。以代民災。備極誠潔。三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簧鼓本縣及白水蒲城等處人民。散僞劄。妄言。已經年。乃帙首佩艙。領捕役會城守備。率馬步突至其鄉。擒欽之幷黨羽數十人。驗劄。無劄者置之。鞫供通水西謀逆。有時日。幷扳各處官吏。侯概不深究。自監縲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驚。已奏聞。及見督院殷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殷公色變曰。謀逆小事乎。侯徐曰。驗其劄印。或以圖章碎塡。此豈謀大變者耶。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貫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殷公色霽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於富民僑寓者。盡解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一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民數人繪貌呈督撫。發各州縣如貌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於俄頃。未嘗挂一良民。化大事爲小。殷公亟稱許。賞以錦袍。令家人負湩酪送至東郊。跪而進。及陛見。亦力言富平僞劄事。係饑民誑食。非有他故。因薦公仁政雄才。秦省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沖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王氏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其產。訟忠。侯廉知狀。斥退族衆。旌節婦義僕各一扁。族黠者私毀曰。彼饒財。訟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來謝。餽厚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嚴卻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黠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通苞苴。一至於此。我小人妄議。何忍復出口也。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鬬。勸善薄賦。恤刑愛才。苞苴不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敏如轉環。仁心仁言。沁人肺腹。將悍俗一旦劃然改觀。慨心刮目。故錢穀不費敲朴而樂輸。刑名不待嚴酷而羣畏。且舉古人公案舊神明事輾轉相傳告。播於外省都門。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譬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纏而已。非理根而疏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籍。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將比黨里數鄉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息訟訐。立練長以聯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蓋藏。吾將布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未知禮讓。吾將養老尊賢。旌孝弟節義。黜異端。富田無魚鱗册。可互爲奸。吾將用坵丈法。令經理井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義門孫姜二里田磽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桑蠶。輕其民賦。富有流曲文昌諸渠湮塞。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與挑濬。制版鍤。富秀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藝諸學而承匱乏。自客歲六月或不遑爲。或引端未竟。何日以慰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崑繩、楊仁澍、張少文、諸子。皆投紵贈縞。卽不肖如壖。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

兄事而不知其不可也。其虛懷樂善。蓋有本矣。

侯自幼讀書。慕奇節。以爲慷慨建功業封侯廟食。非異人任。故欲豎立以無負士民者。皆一時百世之事。非一身一家之謀也。

贈黎生序

己丑六月、抵長安。陳尙孚、張潛夫、蔡瑞生、聞顏先生之學。來問驪相得也。已而寄信其友人黎生長舉、自鎭原千里來予富平寓。氣度端凝。志向不凡。摳衣趨請禮樂兵農諸學。予曰。善然學勿騖廣。禮其務哉。亦諸學之綱也。因請禮。予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旅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飭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嗟乎。聖道之沉淪也。甚矣哉。委棄者躍迹不顧。自謂仔肩者。又或以李代桃。我顏先生起而指示之。似道術世運有開必先。而繼起勘人。未卜何似。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千金之時也。而得泄泄哉。雖然。不可以無驗也。吾子果爲此學。而耳日聰而目日明。而心思日睿。而天理日熟。而世故人情日悉。則用力之證也。不然。則否。雖欲顓頇自大。不可得已。生歸過長安。語蔡張諸子。以爲如何。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昔孳畸之國也。由大任。陳由大姬。孟母實毓賢喆。敬姜咏綠衣以合室。皆能永世延祀。令聞不忘。然徽音

嬗後。而於明類順比。未聞諮謀。子與歷聘齊梁。其母惟司機杼。井田學校。勿贊一辭。敬姜不問朝事。若是者何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陰陽之大義則然。獨今世彤管諸志。類言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豈古之陰德以從。而今之陰柔有力耶。抑傳之者失眞耶。吾觀鄭太夫人而愾然矣。中丞公自院部出理兵民。以至開府吳楚。簡易持大體。而事咄嗟立辦。廉介御下。而不刻覈爲名高。庇人以廣厦宏襟。而捍格強禦。所謂毅然今之豪傑者。非耶。夫人佐於內。意必強力有謀者而後可也。乃聞當日、中丞自公退。夫人舉案齊眉。不敢問政事一言。中丞亦一言不及。及中丞盡瘁以後。撫見百諸子成立。惟勖之曰。爾勿廢學。則外事治矣。而外事亦不問。榮貴且春秋高。猶率婦女紡績。深宮固門。沈沈肅然。滅僕未嘗覩一面也。一爲俊偉丈夫。宏濟寰區。一爲婉娩順婦。謹約閫內。是誠不失天地之大經者耶。易曰。恆其德貞。詩曰。豈弟君子。福履綏之。又曰。令妻壽母。非此人歟。非此人歟。夫物之生也。甲孚其天乎。乙萌其地乎。土力於乙。无成代終。靡蠪靡騰。母德之永年也。蓋類是。且見百有三弟皆藝學鄉國。質有其文。季子若洲領今歲鄉薦。嗣此步武前烈。樹功名於千載。又四君皆蓄遠志。聞習齋顏先生倡孔孟正學。欣然願步趨。爲之開雕遺著。將傳之奕禩而下。明聖道於日星也。皆太夫人內教之力。而年卽與俱永矣。尙有涯哉。今初度六十有九。聚強令王公、吳門人。念中丞撫吳惠政。登堂稱觴。屬言於予。故告之以此。以爲世道風焉。

贈劉生序

劉翁宰宇、予之母黨表兄也。少豪儻有智略。晚而廿貧。其四子法璋從予遊。今補諸生。予聞之喜。謂人曰。諸生者、士也。自此有名器焉。當遴有用者與之。非徒使之自免里門干捉役而已。如劉四生者。可以士矣。生貧而孝。甘脆不以入口。急昆弟。能正室以義。友朋服其幹信。孔子生三代之末。而歎才難。況於今日。如生之才。亦數百里而一遘者也。予行天下。所交游且無論。論密邇在門下者。其一爲馮生辰。其一三弟培。馮生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躬改過。而未通曉世事。予每懼其坎壈不合。以才弗達而並累其德也。三弟敢爲喜經濟而天姿浮偏。恐體未立而侈言致用。行且本末之胥顛也。今生內有摯性。外解周旋。可兼二子之長而去其短。能無喜乎。雖然。亦有慮。生氣質雖視二子無偏。而志不逮。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爲志。雖行已無大錯迕。僅僅鄉黨自好者耳。毋乃小用其才而長自負乎。且吾聞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生於人方圓皆合。則一不察而流於鄉原。未可知也。將視而翁之豪直且有愧矣。生勉之哉。

送惲皋聞序

甲午、武進惲子皋聞來蠡縣。覽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是之。因餉顏習齋先生四存編。斂手曰。然、願共學。將予宗廟郊社禘嘗田賦冠昏祭士相見樂律射御。以及論孟大學中庸易經小學諸傳著。俱取繙閱。襲瑜指瑕。臭味益然洽也。乙未端月、北上。問言於予。予何可以無言。王崑繩者。豪傑多學。自謂知兵。長古文。氣蓋一世。乃晚年聞予言顏先生學。折節叩博陵函丈。過予里。流連敬孫。訂省身錄自勘。清苑馮樞天

從予遊。遷善力行。考喪祭禮甚詳。然崑繩聞道晚。豪氣未除。棲遲淮上。遂逝樞天。質頗鈍。尚未究成。其餘天下士。一節一長。或始慕悅而中輟。及畔去者。又無可道也。初顏習齋每於壎出遊。輒諄屬曰。得人有人則聖道有傳。嗟乎。豈漫然哉。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匯於聖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選也。肖鑄陰陽。開物成務。制器立言。以扶持天地。牖啓民生。乃孔孟沒而二千年餘。入於蚓竅。雜於鬼國。而聖人之道幾亡。習齋起而躬肩之。大聲疾呼。壎不肖。於先生四十五歲請業。頗識其略。重明覆譯。於今年亦踰五十有六矣。崑繩樞天外。尠與共者。自念衰憊。每懼顏先生之道一旦墮地。日月翳昏。民物慘憒。五夜輾轉。未嘗不泣下而霑衣也。今皋聞陡然至。則先生巨人頫合愚鄙。內而省察身心。外而研辨治道。以至訂經說史。皆一一有實見實學。精力似崑繩而劇麤豪。睿敏則邁樞天過甚也。顏習齋先生之道有傳矣。雖然。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皋聞行矣。無負天矣。

恕谷後集卷二

孫氏詩鉢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或者疑之。曰。他无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刪。後之吟哦者皆祖焉。可謂之蠹乎。顏先生曰。子不見今之爲詩文者乎。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擄死。詩文之禍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鉢而定其說。詩之爲道。內出於言。而外成於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去言也。長言之。咏歎之。而形爲舞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爲樂。去詩是无樂也。高陽孫文正公以社稷大臣出爲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爲歌咏。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泣而不能已。是固本於言志。極於協律者矣。誠可以興。可以觀矣。豈以爲蠹而去之。若其一萼一葉。玩愒光景。一羽一毛。刻鏤象態。置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於蟲吟蝸迹。致乾坤无一搘拄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亦詩鉢之所深斥矣。詩鉢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兄相酬應。而諸子繼之。仲孫紫淵實纂爲集。其子浩葬卽以紫淵詩殿焉。是風雅之遺也。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

張老園詩集序

吾郡張光祿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衆守保定城、率闔門闔郡殉難、而自經於其園亭、惟一藐孤孫崎嶇幸活、長而坐臥行立悲吟於園中、後產落園漸割食、清苑令邵子昆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園、盡歸之、遂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園、而其聲韻之嫿嫿者、亦遂褮然積數寸許、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掃軌偃臥蕭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當張光祿殉難時、家之男婦或戰死或縊、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雪涕者、後老園能受讀、石卿躬教之、一日、語少佻、石卿正色責曰、無爾、吾家子弟脫口一儇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園懼然骨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劖、離人立獨、而未嘗輕世絕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謂歟、吾郡王契九詩、與老園齊名、契九以少陵爲宗、老園則出入李杜韋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園高躅、方欲剷迹削名、何意以剩膏殘馥流播人世、而人故弢之、天必闡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於井底、迄明中葉、井光氣燭天、闕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況今老園子孫連翩發越、膺民社、屢向予問序、將梓其遺集以垂不朽、天之欲傳之、蓋可知矣、乃爲之言、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華州古子季榮、以今歲乙未二月來問道於予、予衰老頓訥、無以益也、然以居予齋久、飲食寢處與偕、中

間予病。季榮日侍湯餌。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分。亦遂縷縷有說。季榮不以爲非。將予四書傳註小學與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鈔錄其貌庋。其意勤。取與廉謹。衣冠盤飭。立日記考課言行。可謂善士矣。從此志益堅。學益擴。修己治人之業。卓然有成。蓋未可量也。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緘經。閉目視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棊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槩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贋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未知所移。吾嘗過季榮里。入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象熊熊勃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戟張而東向。張口以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榮歸而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無以益子。子必有以益僕矣。中秋節屆。季子謀歸。元酒酌月。實聞茲言。

贈張顓門序

庚子之冬。予至白下。頗有來問學者。而張生顓門年最少。經傳樂律。皆有考訊。旦暮請甚勤。禮恭情摯。與之語。若以湯沃雪也。心竊異之。及辛丑端月。自宛陵返。周崑來爲予言。今臬司葛公以不立嗣叔母爲置筵比至。問之。則故人女也。公不忍納女畜之。爲擇配。因見委焉。出尋顓門語其事。曰。子踰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公之故人也。以故人女配故人子。甚當。子亦以成公之德。顓門瞿視曰。吾蠖然衰服。而議昏耶。且二兄俱不在。請勿言。曰。令兄雖出。有母在堂。況喪越小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巹。不亦可乎。顓門曰。許之即喪昏矣。必不可。於戲。洵若是也。其大節不奪者歟。予宗顏習齋先生明親之學。時與程朱陸王商可

否。或曰。今人不逮前儒多矣。先生何以言。予曰。非與今人較也。以程朱陸王皆自謂直接聖道。則學術人材世運係之矣。故不得不舉堯舜周孔互相比勘。庶繼往開來。無所誤也。若與今較。鄙野勿論。即通都名衢。冠蓋肩摩。轂擊而習俗陵替。其日夜心力。惟食色營營。求一高望而遠志者。不可多得。視程朱陸王不啻雲霄。而尚置短長歟。顏門雖好學。而室家之願。人情不遠。且臬司廬故人弱息。擇賢而厚其妝奩以子壻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算。慮無不投覓恐後者。而獨懷親守禮。毫不爲動。此豈今人所有乎。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從此學行日進。誠可與前儒較量於虛實歧正。以希賢希聖。吾畏其不可量也。顏門勉之矣。

惲氏族譜序

惲子鶴生、致其先世族譜。而爲之辯曰。寒姓明初千家姓以前不著。常州武進志宋有進士惲諱文。蓋著姓之鼻祖也。明則科第蟬聯矣。成化年間作譜。乃有東漢始祖墓銘。先叔祖南田嘗語鶴云。未可信。今考之歷世官銜地名皆舛。不更則僞貌祖考。更之恐滋世俗議訕。願先生賜序以啓牖焉。予嘗覽南方家譜。率云自中原某地遷。心竊疑之。豈三代前吳越土著皆歸澌滅歟。抑漢唐間聞人每在燕齊雍豫。遂冒附也。後讀毛河右虞氏譜序云。宋時尚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竊剽史乘前賢。黃麻紫綦。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者皆是也。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相去有幾。乃知南方賢者早已恥之。今惲子亦云。明中葉士人每增飾譜牒。遙附名賢。惲姓前無可附。輒自列官。遂一往貿亂。嗟乎。賢者之言較如矣。

卽果先世所爲禹蓋前愆未聞稱非況原屬邨學究代撰者乎考辨核而的智也親吾親而不忍雜以僞仁也又何疑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槩棄擲爲蠹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儒者如朱晦庵謂泰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吳幼清毀尙書古文謂漢藝文志稱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而志亦非其文沿遞明代競作僞書魏政始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致身錄等紛出如敗衣行荆棘逐處孔漏顏習齋每歎聖道淪亡儒者惟以讀書爲學毛河右又謂世並無讀書人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舉子則八比頭白困蹄而頗聰明脫出者又夜郎去漢已遠易大而足故相逐而踴躍顚躓也惲氏舊譜亦波及使然尙何尤哉惲子遠紹周孔正學博物力行譜役也成不惟惲氏椒聊的的歸實而考之明行之誠修己治人胥以此也扶聖道正人心斯其嚆矢矣故不憚疲癃而爲之序

賀陳睿莽中鄉試副榜序

陳子睿莽中康熙丁酉科順天鄉試副榜親串走賀而問賀言於予予卽以賀論前明庸經書八比取士舉之鄉會之京師對於殿廷皆爲無用之文然束一世之富貴功名於此一途天下靡然嚮之入彀者遂無憂貧困而亦爭自磨礪高節矯廉以崢嶸於宦衢其賀也亦宜無何而今大異吏道多端甲乙榜如附贅懸疣得者少自矜飾而生計遂致蕭條以故不自愛惜多夤緣請謁爲苟活計一躋仕版上下分肥終

以委頓。可悼可歎。而何可賀。陳子天性淑善。篤孝友。嘗從予問業。亦欣然以聖學可學。曾訂日記自考功過。今通籍而中副車。吾知其必自愛惜。斷不骫骳請託與世上下也。是則可賀矣。昔叔向賀人貧。柳宗元賀人失火。皆人所不賀而賀者也。今於陳子。則人賀而予亦賀焉者也。但人之賀也。謂其富貴有階也。予之賀也。謂其身名可不失也。不知陳子將何賀乎哉。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安平趙君偉業、聞顏習齋先生之學而悅之。以丁酉七月中浣。率其子漸逵。摳衣過予廬。問身心經史。並及河洛太極諸說。剖辨黑白。犁然當於其心。因北上應順天秋試。遂中是科舉人。十一月上旬。金陵程石開年才踰弱冠。寄予書。三年始達。則讀顏先生年譜與四存編。及予大學辨業而深幸後儒之痼轍不迷也。縷縷數千言。矢以共明聖道。而其書則漸逵得之。他手齎至。且謂其尊人里閈稱賀。求一言。嗟乎。顏先生斥擯歧途。遠宗聖傳。俗之大驚小怪。固其所也。乃北方如趙君諸賢。既願私淑。而南中復有後進殊尤。篤信其說。吾知天地神聖之有靈。而周孔之道不泯泯於世也可冀矣。今人稱中舉曰孝廉。曰登賢書。以漢舉孝廉。周書行藝。皆於鄉。今取士先於本省鄉士。故云然。以八比選士。誰問其孝乎廉乎。所謂閭胥書敬敏任卹。族師書孝弟婣睦有學。黨正書德行道藝者安在乎。名存而實亡。似是而亂眞。學術之錯誤。即此不可曉然歟。趙君本劉姓。其父憐其姑家無子。命之繼。少苦寒。業紡織。從師讀書。數月。遂棄去。而少躁。即於僻處繙閱。尋人析賞。年二十有九。補弟子員。今躋偉科。而翛翛修謹。舌耕硯食。不妄取與。一承趙氏

宗祧一則其本生父尙無恙四弟列膝下時佐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哉自是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眞定黃氏家譜序

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置也論迹慈易而孝難語道孝純而慈駁奚以明其然也牧豎傖夫無不顧復子若孫牸之舐犢鳥之餔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而惟恐傷之凡物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禽犢姑息以致壞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自生由父而祖而遠祖儀禮云飛走知母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是爲難矣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聞孝而猶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爲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爲六子慈也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毓戾滋爭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蒙師下爲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大有晉上爲離曰柔得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爲父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非此道耶黃君時雍康熙癸酉舉於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卽遠顧荒里窮窮言行相顧之君子也復見其長君龍章捷癸巳科文闈次君昇遠捷丁酉科武闈皆翛然質有其文且孫枝蘭苗玉瑩謂黃君何慈以昌後如是既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武舉公祖文學公曾祖武舉公以至北遷始祖總旗公皆歷有傳述木本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尙精力教思不倦知其益擴而大孝得天者未艾也吾行以觀之

閻戶部詩集序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蔑略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續也而宋明史辭無事雜通綱僅登虛言爲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自騷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視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絀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馬勃鴨蔥瀰漫紙上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晚近諸學俱衰道德衰經猷衰文章衰惟詩猶爲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儷爲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爲時文而指倣經史散行者爲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爲才子文人所競上然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宋人註說語錄章句闖貯心胸雖勉爲古文大約不離其靡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飣餖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爲術塗攻之者相誡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茶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畿輔近地如盧次楩王靑屏頓鷗汀之儔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逮及興朝宋人道學之燄盛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浸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右王崑繩詩則河右以及屈翁山申鳧盟戴滄洲皆崛起樹壇壁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閻君公度亦其一也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相刮摩又博極墳典不滯宋人籬下故其發爲歌咏皆有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道不必斤斤聖賢成樸而恬淡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言未知觀者若何而幾幾乎可以興觀可以羣怨矣嗚呼能無傳哉予故僭爲讐校俾

其諸子開雕以問世焉。

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塽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瘴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以陟黔山僻荒瘠。一綫運迤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莅任當諮利弊而行焉。塽辭如都。晤方子靈皋。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及紳巾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於郡東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戲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跽從臾。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南書房。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塽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至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羣向轅門叩觸驢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褫。蠹者

竊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壎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丘瓊山、身躋宰輔。然薛於清介、丘於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勒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贈衡水劉生序

歲之辛丑杪秋。學使者陳公秉之按臨上谷。傳博野儒學教官曰。曾覽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蠡二縣諸生投公呈。吾將請於朝。奉顏先生祀文廟鄉賢。已而果行。且面誨諸生。諄諄以習齋學行爲的。予憂居不得晤也。訝其何以能是。及白任若自南來。乃知衡水門人劉生廷忠實發之。生之師王宗洙聞學使者辯性。因令生呈顏先生存性編。學使面問生存性大旨。生歷歷以對。若孔孟爲之親受。而與張程對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賜之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時生方以童子試入泮。則學使喜而特拔之也。於戲。亦今士之豪傑矣。使遊吾門者。盡能如劉生彰明顏先生之學。文周孔孟不逌爾稱快於天。而聖道朗朗揭日月行哉。予傳習齋學。思與天下人共。而不可多得。長子習仁質直而通解。每外無可告。歸入家庭。輒竊喜。以爲膝下有人與聞。可備後此來問者之往復也。

今歲八月。倏去。予生理幾斷。昔孔子阨於陳蔡。遂疑道非。今之災厄甚於圍餓。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乃劉生忽發之學使者揚之。始知聖道尙在人心。而主張其事者未必非也。從此改過遷善。求廣其傳。又軋軋有生機焉。是則喪我者吾兒習仁。而甦我者劉生廷忠矣。吾此後之望劉生者厚矣。

贈張可玉序

南樂張可玉。以避荒遊豫晉江北諸處爲賈。而不屑也。折節从陳右函諸人讀書爲學。已而歸北。來執贄癸卯。下榻予齋。覘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嗚呼。此作聖基也。汩沒者无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絕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談學亦睥睨宋儒。方靈皐謂之曰。勿遽也。今突有天使來臨。加寒微以卿相。而漠然不爲華歸之程朱乎。歸之吾子乎。崑繩默然內省。惲皐聞博學有聲。而一聞予言習齋學。遂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德。然言家世科第。未能灑然。卽靈皐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淖塗。而人之文錦膏粱。無克盡脫。嘗痛自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爲基。吾喜之不寐矣。雖然。視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入讀書明理之說。恐以緡誦虛揣自是也。一聞異端葆攝方技家言。或偶爾尙珍奇之也。其悉湔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子子有守者。於冷淡時見之也。彼侯門炙手。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達道之大丈夫孰歸之。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衡水王子宗洙、得顏先生四存編及予傳注平書訂。讎之。一再諮度。已而過其廬。質經析疑。歎其不爲帖括所痼。然未得數數然觀其經濟也。無何。陳學使蓮宇校士。王子附麗平書條陳數款。學使以爲嫻經濟。聞於朝。以拔貢越格授成都令。於雍正二年歲暮旋里。忽忽然去。寄予言曰。聞教于先生者頗詳矣。斷無變塞者。予見之矍然。而顧愧吾昔之語王子者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權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畔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轆轤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汴不得。竅瓶革而噓之。抱以泅。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來附邛舟。遂置其夙昔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遙祝之矣。

恕谷後集卷三

記杜紫峰傅青主軼事

偶閱施愚山集有云康熙十七年戊午詔舉博學鴻詞之士試後又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部議七人擬授司經局正字當宁薄其官與杜君越傅君山同授內閣中書舍人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異數也是役也越子郊爲我言二君被詔力辭北直巡撫命以騶車過越門掖之登卽去山西遂以檻車載山就道及到京師各杜寓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告病詔舁入伏而不謁乃免試令出越遣郊問山曰何日行山曰卽日行及歸當事委中書命皆不拜越號紫峰定與人山字青主檢次人視周黨嚴光之事甯分今古哉郊親從於京故云

素景園記

素景園者鄭公子見百所新闢也其陽有舊園中丞在時修之栽蔬菜間以花卉在居宅東稍南迤而北卽今園南畔栽柏蓼蓼排立如牆北種芍藥廣二十武有奇縱三之二又北爲魚池旁雜植枸杞楸杏諸木西爲舟房置以書正北廳四楹階兩垂蒔牡丹轉而北又室五間中列卷軸弧矢技擊距躍之具皆坏累泥塗無侈丹雘黝堊對池東爲大陂周遭皆楊柳蘆荻怒生於下東薄邑城西映宅居樓閣如兩山夾

護城籬。綠陂爲射道。不棲石爲山。珍禽鳥不購。自此花木檐宇。隨意補添。或不補。不爲意必也。公子率諸弟力學。各有精舍。而又以時聚此。談文考道。接良友相質。幷及學樂習射。昆弟怡怡。互切劘。予過之。愛其景物之淡素也。爲之名曰素景園。因思昔人以畫品園。曰某園。唐李小將軍畫。某園。元倪迂畫。皆絢而失者也。桂櫨蘭棟。積壁堆金。隋秦富強。怙侈之習。所以敗也。紅葉丹壑。青濛晦渺。宋明虛浮。无用之學。所以亡也。何如伏羲之畫。三奇三偶。樸以素。無斲無幻。而億萬世生聚文明。窮變極化。已盡在此歟。且卽以公子一家論。其爲絢乎。則中丞撫巡吳楚。如日之中。如花之放。而公子輩承其光而飫其豔也。果其爲素乎。中丞方且如朝暾。如蓓蕾。子若孫自此策羲和之駕。扇谷風之吹。其進有可量哉。於戲。素與絢之相去遠矣。故於一園而洩其意如此。

重修杜家莊寺記

蠡東杜家莊舊有佛寺。不稽所始。康熙二十七年。莊人劉氏募衆重修。至是勒石。問言於予。予嘗謂佛者、順氣運而生者也。人五六十以前。耳目積見聞。心增記憶。迨後則聞見昏退。記憶忽忘。歲序如之。春夏日生。豔紅沉綠。叢枝濃葉。自無何有。而滄化旁羅。秋冬日消。舉向之美富。玉露朔風。瑟瑟摧撋。世運亦如之。當乾坤之初闢而盛也。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植稼定倫。興禮奏樂。開物成務。將泬寥之乾坤。填實充牣。熙穰樂愷。三古而後。往往衰矣。禮漸壞。樂漸崩。人倫庶物。時就耗斁。而佛氏適生乎其間。以空虛寂滅爲教。豈偶然哉。儒者乃欲以尺仁寸義。張空拳而批駁之。不亦頓蚊。雖然、滔滔不返者、氣化

也。逆流挽濟者、事功也。艾耆既屆曰、吾任其疲癘以亡也可乎。調劑藥餌。緣督以爲經。卻費固神。八九十人而耳目聰明。起居壯王如二三十者。豈緊無之也。然則氣運獨不可逆而旋耶。特是順氣運者易。轉氣運也難。吾於杜莊寺之重修。幷鐫貞珉。知其爲順且易之舉也。故三歎而記之。

甲午如京記事

壬辰、聞方靈皋以戴田有事。被逮。癸巳、事解。抵今甲午十月。乃過存。七日、抵京師。知靈皋供應暢春苑纂修樂律。以母病告假在都。八日候之。假滿已返。十一日、復詣奉太夫人藕粉。將登堂拜。而靈皋適前一日來。聞予聲趨出。愴然互拜曰。苞乾坤罪人。老母病癱。不能頃刻離苞。而苞必不能常侍。奈何。問曩事。靈皋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難前夢先君至。苞抱之。乃血袋中空。無何、難遂作。皆苞無實盜虛所致。憶癸未場後。先生曰。名、禍階也。今先生安居奉母。而予若茲。宜矣。已而論禮。予謀卜夜。靈皋曰。敝寓無容膝地。比隣劉君可借榻。但先生攜襆被來耳。黃昏往。靈皋問過曰。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驀遇美姝動念。先君逝。歠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後慾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禽獸哉。予曰。自訟甚善。特是三年之喪。天遘地岆。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惰。則雜念起。故魯論曰。喪事不敢不勉。儀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陪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又問曰。心動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辦。能何由增。王崑繩嘗誨我曰。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豈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又

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予曰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齊慄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何解於禍此聖賢常人之分也靈皋起謝楊舉人三燭紹興人倜儻有才入座則靈皋爲母通州購杉板患中梗而楊倜然任之也左右靈皋難如兩手靈皋曰楊君視予難予感之先生不視予難予尤感之昔左浮丘下廠獄史道鄰與獄吏五十金入省浮丘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仰負南壁面目焦爛道鄰入抱嗚咽浮丘以指搘目曰乃爾耶此何地汝至也摩磚將擊之道鄰趨出及後以鳳廬道危厲治兵江上禦流寇曰吾一不敢負君一不敢負浮丘先生也先生爲聖道傳人予近考禮若成先生其傳諸語楊曰予讀顏習齋先生年譜入李恕谷則見矢堆糠粃崑繩嘗曰顏李食蠹衣垢繭手塗足吾不能學也予曰此謀道之根柢也宜共學因言妻遭親喪夫不入內降服降其文不降其實諸禮時起視母憔憔瞿瞿孝友溢於須臾延醫至問方奉匕懇如也劉君淮安劉公文起之子選廣東令未行出拜問心性儒與釋老何分予曰居敬儒也主靜釋老也肅九容以戒不覩不聞儒也嗒然若喪釋老也次早靈皋謂昨與總裁徐公元夢曰李恕谷諳律呂不問而謀及愚謂乎有同事魏王二辭林曰李某以老病春官且不能赴而能堪此乎可謂善處先生矣乃別去抵里思天下師友之助落落如晨星今晤靈皋接其孝友砭我浮薄挹其切偲創我冷峭立品嗜學頤頷不變以予之衰憊廢棄視之不面赤而汗出哉爰識之以當弦韋

劉氏祠堂記

方靈皋每爲我言。吾居京華。五夜寤必聞屠宰聲。其號呼嘗如人悲痛憐之。而天何以不憐之耶。今人夷於毛羽矣。吾甚憂人禍也。曾子曰。民散久矣。友儕散。戚婣散。甚至祖考亦散。置不問。每一思及。輒憂而繼之以懼也。乃今觀於安平劉子琛家祠之成。爲之瞿然色喜。劉子以戶曹名臣後。父化吾翁臨卒囑之勿忘先人。母卒又囑劉子亦力行不怠。修家譜。樹墓碑。今又家祠落成。正堂三間。祀四親。而更商立不遷之祠。與祧祠。令其子孫世世守之也。嗚呼。是仁心藹如者矣。劉子夙厚重稱君子。所謂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者。不在此一家歟。苟得人人效之。俾天心得返。而靈皋之言爲之不驗也。吾禱祀望之矣。

重修通州學宮記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官釋奠于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于瞽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并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菜。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詔國子監立孔子廟。抵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遷迤宋明制愈備。廟後有啓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爲教職所居。出瀕明倫堂。藏書尊經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干戈羽籥于東序。詔禮于瞽宗。詔書于上庠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嗟乎。紺宮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子。若僅同古之先師。暫設薄獻。固爲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興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肄於家。聖道之分歧而蔑略。或亦由此。通州南傒會通河。東扼榆關。北嶄古北黃花諸險塞。匯吳越楚豫齊魯漕糧。灌輸京師。爲環海要區。無慮珊瑚木難。粵紵蜀紈。蘭桂橘荔。楩楠豫章。沉檀安息。殊方廣洋奇怪珍

錯。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毓於人。多雄闊而沉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闊流爲浮華。沉深變以機械。其須陶而淑之。非可咎咎視也。今江甯巡撫吳公。以康熙三十六年守是州。建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終不忘。自吳齋百金。且囑坐糧廳吳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永道張公。州刺王公。各捐金並糾閘運諸文武官。以及紳士。共得若干。移戟門磚木修學署大門。翬飛鳥革。泮池濬深砌高。頓煥舊觀。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恢壯之。以故材令修學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爲生童游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造士。各殫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非斯之謂歟。墉幸覩其成。當事者留之講學訓士。而以疲癃不揣乞去。乃王公亦陞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學。勿負盛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至州判汪君、吏目李君、董監有力。例當備書。

忠恕堂記

己亥秋。予自武城旋。過棗強之小營。晤張朏明、李文長、語學。朏明之東道主爲蓋翁公謨。相見驩甚。揖讓至忠恕堂。觀其懸壁。皆忠恕言。匄予記。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輩過從。忽遭事齟齬。瞿然悟曰。今而知忠恕而不忠恕之毒鉅也。遂埽軌杜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孫耕讀。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於茲矣。爲予道津津不敢盡。昔兩人言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背建衙破晝地卜食。聆者以爲博。其一夙被虎嚙。談之色端神懼。聽未終。皆毛髮淅瀝。敞罔靡徙而退。於戲。躬歷之感人如是夫。

記王草堂語

予曩如武林。交王草堂。其著述頗引予言。屢有魚雁。後聞其移寓閩之武彝山。而音信迢迢矣。今歲庚子、到白下。晤身在修。乃言其尚健。曾見於武彝。爲之忭舞。因憶草堂遊天台雁蕩。歸示予遊詩。謂予曰。下走返渡錢塘。遇文僧。揭而東。震孟之孫也。云亦將往遊。因問遊蹟。歷告之。迨數月、浙省有持二山册葉者。每幅先畫峰巒。次系以詩。遍餽當道。則文僧遊後所作也。閱之殊有誤。已而見問其故。僧笑曰。吾何嘗遊。即以先生所言作册耳。予嘆曰。今天下皆如斯矣。顏習齋先生所謂舉世成一大誑者是也。講道學者不必心得。但纂語錄。選詩及文。不必能作。即肆甲乙。甚至天文地理兵法諸有用學。纍纍堆部帙行世。皆未嘗通曉身試。而惟從故紙中耆稡者也。覽者不知而誤用之。殃身害世。禍可勝言歟。草堂太息而起。

記李氏翁媼已事

李生元英從予遊。一日、惻然謂予。元英先世本以前朝軍功。世襲百戶。守紫荊關。中葉有遷蠡東者。隱於農。遂素封。至元祖諱光祚、生而端謹。遭明之季。綠林起。爲盜所誣扳。虐吏捕之。諸毒備至。家以傾。及清初。乃稍稍葺業。又捐館去。大母劉氏茹荼攻蓼。持家棟不少佚。誨元父及元英入庠。諸女皆適名門。至今得以温飽苟安者。大父母辛苦之遺也。噫。元英能不忘本。可以教矣。明代承平二百年有奇。及其既也。中外交訌。旱蝗頻仍。莊蹻盜蹠。彌地而起。日下晡則百十爲羣。策怒揮芒。剽若邨。掠若氏。一攖其怒。輒叱咤棄之溝壑。官吏莫敢誰何。自崇禎末至順治六七年乃熄。民不安天日者十餘年。是何世運哉。今幸安堵已

久然癸未山左水災流殍十之五客歲丁亥、吳越饑民幾變今又七省告災吾北直亦半祲米價如水騰胠篋趁貨時聞能無畏耶天下安與不安始於仕途終於草野徐果亭少宰嘗爲我言明季夤緣博一君子欺人今則賄賂購一小人歸己挾苞苴哀乞當關匍匐而進主人睨而笑曰是殆善奔走解人意者聞之喜不自勝或以揚於衆則喜彌加氣彌雄嗚呼君子之名以夤緣而得已可傷矣況百計營求使人呼我爲小人始快哉日益月甚殃禍之變未知何底詩曰無念爾祖又云有懷二人吾願李生三復之矣

恕谷後集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三世兄過辱垂示手書。肫誠之致。溢于楮端。至諭塾互相規勸。不可對面相失。至言至言。拙著見駁正者甚當。足證直諒。敢不報惠。令師二曲年譜。昨在秦邸匆匆一繙。未詳。但念二曲先生雖未親炙。大約刻苦力行。安貧樂道。養親教後。嚴取予。愼幽獨。必有卓卓可傳。令人閱之涕下奮興者。今觀譜中似載躬行實踐之事少。而當道表彰之事多。此非所以揚二曲也。子貢結駟連騎。名聞諸侯。祇稱言語。顏淵陋巷簞瓢。創迹晉顯。而稱亞聖。後世爛然。則知學人光天壤傳奕祫者。原不倚重季孟諸公也。惟存其迹可耳。无事辭費。因昨諭訂修。尚未竣事。故妄及之。餘悰不盡。

上毛河右先生書

自丁亥八月、書候先生湔祉。伏處僻鄙。不通信息。今己丑端月、至都。問貴省何氏。知杖履安適。舉手加額。特姬潢充有兩世兄皆不在長安。無由細叩其詳。德壽雙高。益自調攝爲禱。西河全集已捧讀。不知近尚有著述否。塾近著書曰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小學稽業。閱史郄視。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辨。學昏禮、冠禮、祭禮、士相見禮。學樂學射。平書訂。運心編。學易中庸講語。覽天主書辨。於內聖外王之學。粗有端委。廓清後塵。遠宗古聖。但年亦五十有一矣。心性尚多浮動。世身每有過端。天下妄見妄聞者。

亦安有稱許而或非其人或愧於己貧困如故家累益煩其終可行可明此道未可知也其終委之荒烟蔓草未可知也惟孱焉一身無日不以帝天相質無念不與天下萬世相流注亦差可自對至於道之明行則斯世斯民所關非我所能主先生謂塾何哉學樂二卷久爲先生所梓丙戌張采舒見過論樂相左客歲始有校正爲學樂卷三不知是否今呈政采舒有駁樂錄語二册鄙言未足剖諍欲同奉上求先生明辨之以定一是因魚雁未確恐致沈閣故尚有待然其所駁大端亦具載學樂三卷內矣惟乞論定即便中示下顏先生年譜開雕內載先生一小傳王草堂亦附入塾老母安健已立三子今春決不下場並聞餘悰惟有馳注

與方靈皋書

塾自幼知求友天下而亦幸有其人或志節醅篤或記覽淵博或才能揮霍然醅篤者率墨守先儒舊說未有心得淵博者或亟亟好名揮霍者每跅弛不循矩矱而三者已極天下之選矣惟見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婷嬝候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傾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而相晤恨淺不盡欲言是以久思奉書左右惟採擇焉憶癸未春聚於王崑繩長安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誨塾因謬陳格物之義聖學之大旨門下稱是深相結而別迄丙戌春入京會葬黃崑圃父喪至八里莊門下揖塾語曰大學格物先儒論之詳矣今聞格物卽格三物終有疑奈何塾曰君疑之卽吾亦謂人疑也周禮人方疑爲僞

書。何有三物但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誦。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於至善。乃尊於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蹟性天內地。不雜於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誅中管蔡。孔子則葺月三年。日望施行。及爲司寇。卻萊墮費。宋儒自期有是乎。相推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闡發經旨。共爲將就耳。孔孟之傳。祇如是乎。盡明親止善之道乎。士之職乎。門下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伊時深服虛心亮識。抵翌日。過尊寓。復垂商治河水利弭盜諸事。又以旋里忽忽。大略數言別去。自此日懸於心。夢寐服食。如見顏色。不知果可脫去舊轍。剖明聖道與否。每浩然而歎良友時聚爲艱。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用也。壎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學非鉤異。亦非沽名。鉤異則爲異端矣。沽名則爲小人矣。二者皆往聖所宜誅。乃深憂聖道之墜地。生民之寒屯。不得已而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淪胥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然而下阪之車。東逝之水。無人挽回。滔滔安底。勞稽堯舜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興。布之則爲政。導之則爲教。先傳後受則爲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三代承二帝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

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文章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謨訓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諸經所載。前儒所註。確證如此。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背何經。明日講何文。皋比而談命天。四座環聽。掇管而著書解。萬卷獺陳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其志誠豪傑之士也。而沿流既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變箋疏之名爲章句語錄。以爲發明聖道。非僅訓詁自謂超漢唐而接孔孟矣。孰意漢後二氏學興。宋儒又少聞其說。於是所謂存心養性者。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誘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願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鼎鼐。幷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辯也。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書生之學而已。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

此歟。然人才不一。互有長短。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爲不足。而擱然全任聖道。率天下之聰明傑士盡網其中。以空虛之禪悅。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於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前餽存性存學。想已寓目。但恐習說先入。急難驟拔。而左右痼成見者。復來簧鼓訾謷。則未決何如塘。曾覽門下時藝。於世道政術。題反覆躊躇。惻乎其言之。知仁心爲質。迥異近儒。而又氣厚識沈。其所望以卓然有定。重明孔孟者。豈淺鮮哉。顏先生爲學一生。四十五歲始得下走。教以心性之功。經濟之道。及後崑繩來。名既成。年亦長。而聞道心折。遂肅執贄。可稱勇決偉人。但崑繩夙學原從豪傑入。故其學經濟更其所長。新著平書一帙。命塘訂之。遵同之外。有補有改。甚有關也。容後呈教。今塘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尠人。即嚮所得三者之友。亦零落殆盡。日爲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尤。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號。雖厲莫聞。何啻霄壤。昔三代封建諸侯。久而列國兵爭。各求富強。勢日趨於功利。至戰國時。衆口一詞。其焰焚如。孟子乃獨區區持仁義迂闊之說以相攖抵。宜其爲淳于髡輩所譏笑也。然無何至秦漢之間。而其言大驗。聖賢見之遠而慮之深。乃如此也。今聖道之悠謬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墜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雅欲爲不朽人。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

屬春華。其所以佺佺自立者。必有在矣。穡往開來。幸力自決。馳祝馳祝。存治存人顏先生年譜三種呈覽。不知明春可北上賜教不。佇望不盡。

復黃宗夏書

小札幷改訂贈序稿已書就。倩人北寄。忽手翰到。言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南旋矣。是日七月十三也。正爲祭先齊戒。不能自持。忽忽若失左右手。齊意亦亂。天下甚寥廓。人甚衆。吾目中僅首得足下一人。乃忽天各一方。足下卽精進。無由啓益不肖。若衆楚咻呶。萬一少退。眞可爲天地先聖憐才長歎也。如何去心。三復大論。人道祇在事父從兄動靜語默之際。能時時檢較。不自寬假。則下學上達。卽可直造聖域。又謂顏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一離之非飢則寒。見確守定如此。吾知其日進而不少退也。果矣。大約吾學須胸中時有新機。學業時有增益。始能常遊聖賢之途。若但徃萬故吾。卽易墮落。昨與王崑繩所言甚多。題其省身錄一則云。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日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塲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今錄呈塾到里。遭家事坎坷。日無甯晷。幸可自對者。心不爲繫累。小學已著成數樂諸學。皆少長舞勺儀頗可觀。尊君先生肅帖致候。縷縷千萬不悉。

答馮樞天書

五月下旬。捧讀來翰。幷展佳篇。篤崇實行。潤以詞章。瞻覿數百里內。少其倫比。狂喜呼三弟培同觀。故友閻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壎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盥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況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左右將伯無人。惟與舍三弟共晨夕。而恐未能有成也。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而豈僅主客式賴哉。因憶昔年往謁習齋先生。先生急出足下書。冀望撿揚。既而再見三見。問足下來否。先生曰未也。因嘆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咀旁一著論。精力已畢。果爾步趨者。安可多得。及今閱來教。乃知深以習齋學爲是。特貧累遂躭閣也。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擔簦都養。司塲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壎於先正。無能爲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嘗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過萬卷。皆朋友力。而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術未墜。而孔子猶周流天下。以廣考究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豗。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愼思明辯。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剋期命臨。少俟秋爽。亂窩去敝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

復程啓生書

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逵持一函至。燈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附郵。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嚮嘗疑天意不可知。今乃信天之不喪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才踰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塾自二十一歲從遊顏習齋先生。爲六藝之學。逼壯出遊四方。交天下士。如毛河右諸前輩。取其博物。助我躬行。禮樂射御書數在大小學者。皆考究今古。稍有實據。因開雕習齋四存及拙著辨業問世。年來更爲易詩論語等傳注。於習齋之學益擴充之。似周孔故道。儼在當前。而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宣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甲午冬、武進惲皋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共學。篤行著書。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樂。皋聞少予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方靈皋之與予交、年之先後髣髴也。及予老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禮以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亡。謹陋雖衰而未衰也。慶幸私情。冀望無涯。敬裁書而附條答於後以復焉。

附程書

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謹奉書恕谷先生門下。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學術之是非眞僞。

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尚有力實學而纘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廓清紹復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孟子之遵孔子。不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橫議。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至今爲烈也。夫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尚寡。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靜坐讀講其習。進可以干祿而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盧大者也。又安肯違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生省可已之文辭。絕無益之交往。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開也愚弱。未能即時北上。擔簦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條錄請正。臨書不勝瞻依馳溯之極。

與王崑繩書

昨入上谷。相別握手。歎後進乏材。聖道昌明何日。淒然淚下。天地神鬼。獨无靈耶。无躁无躁。讀愚易註。拍案稱快。超前軼後。又言各卦總結六爻分象。合爲一象。勢如率然。殊屬奬借。但謂爻變互卦。以及伏體反體似體半體。則聖經所无。當埽而去之。歸里再四考索。有未敢遽以從命者。謹白吾子。據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二語。以爲爻變乃占事。非平居觀玩所用。然此互足之言耳。觀象玩辭。變在其中矣。觀變

玩占象在其中矣不然占亦有不變者何以觀乎且聖言不止此爻者言乎變者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者交也陰交陽陽交陰也則爻本以變爲名而乃曰不變乎故爻不用七八專用九六以云變也而曰爻不言變是反聖經矣而謂聖經无有乎左傳蔡墨於乾初九九二九五上九用九曰乾之姤之同人之大有之夬之坤智莊子於師初曰師之臨游吉於復上曰復之頤王子伯廖於豐上曰豐之離皆非卜筮也而卽以變訓爻辭可據也吾子曰此亦不足信者則春秋諸賢尙屬三代遺英左氏受學孔子必有師傳而盡以己見駁之後儒武斷毀經吾子所惡而可蹈耶互卦亦聖經所有也繫辭傳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吾子以爲但論中爻非言互卦則雷在澤上曰歸妹泰之互震兌五爻亦曰歸妹辭與歸妹五爻同夫歸妹之辭非習言也而故同之非論互卦乎豈周公繫辭彼此雷同竟漫然已乎周史占觀之否明指互有艮山吾子又曰占象不必在卦爻中則未有占出於易象之外者也至於伏體卽對易反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則聖言矣豈易象所无而聖人強爲扭合也乎易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謂乾三爻旁通則爲三畫坤卦六爻旁通則爲六畫坤卦若如俗解謂旁通曲盡其理以爲泛言之也天下物理本乎天者親上皆天矣猶是乾矣非旁通矣本乎地者親下是旁通坤矣非泛言矣夫乾之旁非坤尙有何物何理哉反體則泰之傾否鼎之顚趾周公顯著其象傾顚反也鄭人謂孔子顙似堯頂似皐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似似體也腰以下半體也人旣有之易象亦然不者无以盡天下之

像也。无以盡天下之變也。且亦思易之妙。變者易者似者之究不變不易不似乎。乾坤。生生之道也。孔子頂似皋陶。肩似子產。而究爲孔子之頂與肩。非卽皋陶子產之頂與肩也。吾師習齋先生曰。予思劉煥章時卽恭莊。思陳國鎭時卽懇摯。思張石卿時卽謙抑。變易之說也。而究爲習齋之恭莊懇摯謙抑。非卽三賢也。春秋占觀之否。觀之否耳。互卦有艮。亦艮山象耳。未嘗卽作否艮二卦斷也。占屯之比。仍屯之初九。非卽比之初六也。若卽否比。是否矣比矣。非觀之否、屯之比矣。吾子乃憂有變有互有伏有反有似。每卦有二十餘卦以爲糺紛。不知二十餘卦。仍只一卦也。故曰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又曰。既有典常。道不虛行。二者兼會之於易。思過半矣。至謂每觀艮爲門闕爲手等解輒厭之。又曰。立象以盡意。不必執取爻畫。乃聖人以意爲象。則王輔嗣程伊川舊有此議。墟象去象。見於註傳。而其言泛浮。不論辭何以繫。漫然論理。則何必註象註象。但講魯論孟子卽可。何者、通一理也。今既註象象繫辭。卽論理亦須強比其辭。杌隉附會。吾子讀其註自見。何爲蹈此。且如此、勢必將說卦諸象。以爲非聖人之言。如歐陽修輩矣。是毀經誣聖之漸也。豈可豈可。拙著自告成後。未得有道就正。无由發蒙。今賴吾子直諒。使狂愚再四擬議。拜益多矣。然亦望吾子深究之。廣通之。再詳以諭。歸於一是焉。

與朱可亭學使書

塽啓。昨在秦邸。傳聞有州縣與執事相商。延塽講學。驚汗无地。及旌節過富平。謬辱隆禮。昧旦前、卽枉車騎來臨。楊令閽者失辭。以致鈞駕久候復行。及至塽知。倒衣起迎。則已後矣。追至道左。匍匐負罪。既屢不

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場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愆。无可補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愚。昔王子師赴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邺爲陝虢觀察使。禮下陽城。皆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若堪則燕趙鄙人。士苴自愧。雖少承父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譾陋。以言行、則千瘡百孔。救過不暇。以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曲節下顧。徒辱簪纓。至講學一事。又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即中庸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爲學。多事空言。鮮敦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宣。或談性天。或訓詩書。闊帽恢鳥。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切實也。故講學不惟壞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東行。謁會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勒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不盡。

復蘭行上協鎮書

自崑來寓中一晤。肝膽氣誼。握手如故。已心許之。昨會秦邸。倍深喜躍。何者、麾下秉鉞閫外。謙恭下士。更甚曩時。知將來建立。斷非淺鮮。近訪秦俗。猶有駟鐵同袍之氣。而飢食渴飲。亦易感動。麾下若拊摩痛癢。投醪分旨。異日使之蹈湯赴火。乘風萬里。可唾致也。馬服君穰苴二傳。熟讀何如。承命下榻轅門。極契鄙懷。而愼修初政。剔弊流膏。一聞出遊。投轄固挽。爲之奈何。當俟後時耳。曉夫致候不宣。

又書

復札妄言則古拊士或曰古之名將租賦皆輸莫府故能養其軍今自贍不暇何暇其他予曰不然是圭田廢士卽不祀先馭富薄官卽不立廉也亦在人而已矣吾友負奇才壯志縱難格外行事斥不急之費退无用之人念士寒與之共惡衣念士飢與之共惡食念士勞不張蓋不坐乘推心置腹一甘必分視衆若亦子隆才若師資有疾痛則垂泣而拊摩醫藥之此亦何不可行者安平君善鼓士不必在豐裕時也或无言而退因載書以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臨池懸注

答王帶存書

昨在秦邸過承吹噓彼時私心猶疑以爲南中名士互相標榜之習也未敢深論及旋富平追思貌言溫然可掬非單複者不謂德音娓娓復爾遠辱見道之明體道之切溢於言外且知淵源有自得於家傳乃悔昨之待高明者未盡也愧甚愧甚目下返里省親富令差役隨行敦促必來可屈明春見過聯牀午夜傾倒今古富令極知重士每有來問學者必墻榻飾廚或無斧資且倒囊以贈勿以猪肝半片引嫌遠避也所教令先君選言而出擇地而行爲日紀以自考又言聖學不離倫物苟不躬行高談性命勿取也又言聖學原欲經世夫子於及門問何以酬知於誦詩言爲政出使非如後世高座道學迂闊无用又言學者隨時隨地當存畏天憫人之心斯誠聖道嫡傳顏習齋先生以此立教墻日夜孳孳赴之而不能有副者也門下但實體家傳足矣墻又何知尙有裨益至高論格物謂大而子臣弟友小而灑埽應對皆由學問思辨與拙論如出一口然又遵朱子卽物窮理而以格鄉三物爲疑者或以未見鄙著故也俟明春暮

本奉教。夫卽物窮理。亦未嘗非。但朱子訓物及於天地鬼神龍蠖草木。則或非初學所及。或屬聖人所不必知能。而窮理之功。又不外講著讀書。仍涉於虛。故須少有商榷也。且塾有偶與先儒辨者。皆爲聖道學術人心世道。不得已而立言。至於章句小義。明知有誤。不輕道及。況所見未確。校米數鹽。以好勝求名之心。爲詆毀先正之具。固古聖哲所不樂聞也。甄夫論周正不改時改月數端。塾已妄辨之。已又論懿子問孝四章。相因爲次。思新交一一駁正。恐難以堪。乃徐曰。昔餘杭有一孫海門。著解論語。皆章章接續。人驚異之。此不駁之駁。而在座者莫解。故傳以爲塾然之也。竟陵譚志草先生。謬念愚劣。□竟作古。□□可傷。顏先生年譜一本先呈。餘統容面悉。不宣。

恕谷後集卷五

復惲皋聞書

來札云上谷相晤匆匆然一見輒覺神明警醒得數日安樂蓋誠於省身者一觸卽覺乃有此景非門外人所知也小犬親迎辱厚貺不敢卻拜登竦然至於毛先生居東之辨似歷歷可據然天下理道何窮若高明更有考據願聞教也但自宋儒後於帝王經世圖大之猷總屬隔壁如武王無觀兵事伐紂非聖人一日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則爲獨夫種種議論似屬維繫君臣大倫悅耳可聽者而其實於經傳不合於帝王大道皆悖也幾時促膝傾倒其說先此伸謝不盡

與王崑繩書

春間有字奉達不知到否平書已訂訖所酌訂者附各篇後與尊稿相半卽名曰平書訂何時相晤一上下其論也今歲五月爲楊愼修所敦請遂有富平之行愼修兄所舊知者性喜事自負遠志是以愛民立政甚得聲譽惟是愼終爲難而宦署中人喁喁爭利鴟嚇難免歲底必旋里省親不能久住也落落乾坤我昆弟外不知更向誰是每念今之學者如一人曰我好遊遇一人曰我好遊遂攜而同行而幷不知遊有遊之學遊有遊之才遊有遊之資下則未嘗願遊而哺歠相從輒曰我亦遊也嗚呼出門倀倀欲何之哉春間小札以交遊勿濫相瀆想必垂照我二人皆已老大忽忽奈何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守身寶道當

互相祝勉耳。今歲遊秦。李二曲門下士。皆以顏先生之學爲然。黎長舉學禮。魯聖居學樂。蔡瑞生讀孫吳。張潛夫學平書。陳尙孚學易。文武在位。亦頗聞風嚮往。我輩窮老无可爲者。文中子或可法也。過歲復到秦中。鼓舞後進。亦未可知耳。閻府動定。時寄德音爲望。不宣。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膚功書

前一小徒自中州歸。言三賢覽嵩與西山先生書是之。私幸隙見不謬於有道。今徐生見過。屈指伊汴豪雋。復道斗山。皆嗜正學如飢渴。卽欲過晤。綠顏習齋先生斗辭人世。急北會葬。來春大約重南。可圖把握耳。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座道學。根據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僨躓。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雜。而失聖門戒懼愼獨存心養性之正也。不大僨躓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而於聖門約禮之功尙缺略也。至於誦讀則學者餘事。著書乃不能行道。不得已而明道之事。而周孔正學。則論語所載問仁知問孝問政。由求等所習之禮樂兵農也。今蔑略不務。而但兀兀窮年。故紙充棟。復增以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无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聖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歟。故嚮承顏先生教。於同人少有辨說。非爲此一二噉名者辨也。一二人有誤何足辨。獨是舉世以爲聖學正路止於如此。而心性無實功。身世無實學。天地萬物不能位育。可爲太息而中夜傍徨也。幸三賢不以爲非。來歲務得一聚。坐言起行。使聖門果有傳人。所關何似。當今海宇寥寥。惟各自愛。不宣。

回楊愼修書 庚寅正月初三日

墉以不才。謬承嗜痂。愛均體膚。有言必從。幸不獲罪士民。臨行。紳耆吏役供張祖道。戀戀祝以復返。足下投地垂泣。固遂相成。至嗚咽不能語。每念之、輒爲酸鼻。今乃橘梓意見各別。無賴臧獲乘隙交搆。以致尊翁書來有他。因遣送役隻歸。此不知關係足下一身一家之事。不知關係一邑天下之事。皆天也。今歲再聚。開水利。藝桑田。分鄉里。練民兵。課士習。布遍教。延訪俊傑。挽回治道。此何許事。天豈容易令我二人左右有成者。固非奴婢所能阻壞也。惟此後足下孤身。愈縈鄙懷。如何如何。除邪如何除。布善如何布。足下善自愛。極力保攝以健身軀。一言勿輕發。一事勿輕行。勿與僕役絮褻。勿勞精力。早睡戒酒。以使夜間清醒。小心以使人无能欺瞞。少事以使神常健。王勿喜奉承獎譽。以受人愚。勿輕託腹心。則奸詭不得施矣。字到、萬勿動氣生疾。爲人所幸。徐以處之。機變何常。千萬不盡。

與來儼若書

十月半、過德州。一李生龍友來見。曰。臨朐上五井來子儼若、異士也。及抵武定。拜五老庵。庵曰。儼若義勇。不可一世。又唔登州趙德生、云。先生曾遊海上。訪人物。曰某某佳。但無實經濟。聽之狂喜。以爲近今所罕有。世之蚩蚩飲食者不足論。其穎異稱士者爲八比。再上爲詩古文。又上號理學講性天。皆趨无用。先生獨重有用學。同肩吾道。有人矣。已又聞五老庵云。先生家計日削。抱羸疾。恐綿延難起。墉大驚起立。何有用人而至此。天歟人歟。天阨之也。吾則不知矣。如非盡天災也。則病有自來。亦有自去。先生自度爲何如

人耶。若果其身爲天地萬物不可少者。有疾而不自療。與朋友聞其疾而不思所以療之。皆與於不智不仁者也。是以妄擬一方。獻之左右。不知有合與否。而愚衷不敢不盡。竊以爲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卹家室。一在憂世而不樂天。古聖賢之爲人也。教必先以養。其自爲也。先保身齊家而後及國與天下。井里菽布。養身家之具也。而今與古又異。古賓興不出萬家之鄉。公私治民治事之官甚夥。易於見用。故無憂貧。後世反是。而父母不可不事。妻子不可不畜。故許平仲曰。學莫先於治生。以不治生則无以養廉節。无以長學問。故海內豪俠者流。往往奔走四方。緣門持鉢。漸染氓竅。而且忽忽然爲糊口計。所謂兵農禮樂者。僅託空言。而无餘力以從事也。即或閉門高尚。九州四海。空懷措置。而一身一家。未有棲泊。蹙蹙困窮。妻孥交譙。貧繼以病。牀頭短氣。嗟乎。跬步不能。而尚言遠大耶。既曰有用。何不用之身家。何不勤。何不儉。何不走風宿雨棲水負薪。何不上取之天。下取之地。如范蠡馬援。可聚可散。此病之當急醫者一也。吾儒道德經濟。原非二途。舜遭焚廩浚井。烈風雷雨諸難而不損者。以其變變齊慄。性天已定也。孔孟悲天憫人而樂在中。蓋震盪之勳業。必自敬定之性天而出也。後世豪俠一有遠志。輒怨天尤人。氣塞髮指。至不能得意。氣日塡瘀。身益无聊。外感內傷。皆相縛制。而憂傷終老。病入膏肓。當爲孔孟所不取也。此病之當急醫者二也。先生自勘。无此病也。无妄之災。行有喜矣。苟萬一涉此。先生而果豪傑也。朱晦庵曰。如此爲病。不如此卽爲藥。吾知聞鄙言必一笑挺立。不知沈疴何去。而身體髮膚。劃然爲壯士完人也。相見有期。容再傾倒不悉。

壎向以家貧親老食力四方以求菽水客歲歸里老母七十有餘羸弱多痰動須扶掖飲食疴癢跬步難離日謀北上叩謁鈞衡尙未得遂昨王之臣以萬歲科進士來自都門之臣從孫之表昆弟也傳諭淸問不以迂遠爲罪且欲提拔薦剡置之華顯感甚感甚而但壎非其人也骨相多屯面目皴野如溪蠻山豕惟知豐草長林引置庭除必且驚愕失其魂魄況進之淸廟明堂乎此萬萬不可隕越者也壎行年已五十又六功名富貴極知非分一無越思惟是學問積習緣與性成自覺於堯舜周孔之心源粗有所見於三古所傳之易詩書春秋禮樂微有所解近者禮樂六藝皆有著述易經大學中庸已註訖論語正在詮訓而貧乏迂闊言之則聽者稀付之梨棗則无力恐一旦湮墜遂委泥沙以夫子之德量名位甲天下若不彼譾劣取小著種種賜觀以定是非使得折中以質後世卽白骨而附之肉矣固不必強納之淸華使迂疎不通世事之人動輒觸戾也謹將易註間鈔數紙先呈惟乞坐論之暇少垂觀覽指其瑕類是幸北望稽首惶恐惶恐壎謹稟啓

與温載淵書

下交如門下者尙復幾人幸而暫止敝邑自當朝夕過從沃親色笑乃一見經旬無能長侍怠慢之罪疚心慚面然而有故不敢不少白於左右壎少頗負狂志欲起而馳驅天下建功立業卽萬一蹉跎亦必講學明道大聲疾呼以覺斯人今俱已矣年殘運蹇上而當道或譽或毀皆傳聞過情非壎本色四海舊游

陸續零落。鄉戚比鄰。同學者尠。然則強顏對人。將以何語。而塒又不幸。賦質迂乖。善笑工顰。射利陳乞。旣已不能。米鹽款瑣。婦子寒温。又復不慣。以此自知大人貴跡之事。斷斷無分。因之奉親攜幼。遠竄荒鄙。躬耕灌園。冬底務閒。尙有人象。入春以後。面目黎黑。手塗足泥。塵封麋髮。僬僬趨走。與土芥細民同範一模。雖欲進身仕君子之側。仰首周旋。固不倫矣。是以甘貧杜口。絕跡城市。卽敝邑數十里之近。曾經年不一入。偶入之人。以爲驚。己亦以爲怪。其不能常過請教。良以此也。惟門下格外之鑒。自能諒之。故一道。若他人。則忘言久矣。

與張解元書

近時學問人少。三五良友。皆落落天涯。每歸里居。輒壹鬱無語。不謂留心經學者。竟出自少時同硯席人。昨一聚談。喜出望外。拙論多有唐突。惟笙詩有聲無辭一則。伊時以日暮別去。未盡其說。此詩樂大義。不可不白者。笙詩非無辭也。小序有其義矣。束氏、夏侯氏、曾補其辭矣。古人未嘗言無辭也。書曰。詩言志。若無辭、則或曰笙調笙音而不可曰笙詩。世有無言而稱詩者乎。至宋人鄭樵、疑六詩何以盡逸。遂武斷以爲無辭。夫逸詩之故。安得盡考。或以笙詩用在一時。故連篇而逸耳。若曰無辭。則孔子刪詩而計之曰三百篇。乃取無辭者之計數。可乎。朱子又誤因樵說。因見儀禮燕與鄉飲酒文有歌有奏。遂解謂有辭者爲歌。無辭者爲樂。爲奏。則舉其一竟忘其二與三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樂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奏卽樂。皆有詩辭也。且大射則歌射節。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

奏卽儀禮鄉射亦云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豈騶虞采蘋采蘩亦有聲無辭耶周禮鞮鞻氏掌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註疏謂歌者在上而吹者以管籥爲聲故笙師掌教竽笙簫管諸器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吹笙管無不比於歌辭明矣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註疏曰笙吹鵲巢采蘩采蘋是笙詩不止南陔等六篇且有辭至今見存者矣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是笙有歌辭聖人之行事確可據矣至又謂笙詩無辭同於投壺之魯鼓薛鼓但有音節而併無詩歌更爲可異夫魯鼓薛鼓正應歌詩之節以爲投壺之節者也故前命弦者曰奏狸首而乃若未之見也何耶所謂通經者謂其穴貫參五一觸百動若與古聖指讓而上下也如執一未解便成膠漆失之遠矣門下經學諒不自封也故敢以是請正不宣

復惲皋聞書

承示心銘足見近功縝密故天君呈露但有商者銘但言心之體狀而未及其功力也是從放曠禁制摸索擬議俱不得之後而忽悟其妙而非致功之據也且二語有疵心死則佛氏湟盤之說也玩之樂甚惟恐一轉動失之乃程邵養心之學故程子閉目靜坐邵子在山中靜生六年非孔孟養心之學也孔孟之學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立其大束其放心而總之操則存一語盡之卽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可以曠適可以禁制可以摸索可以擬議動亦操靜亦操如明鏡高懸所謂明明德也何有死境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何爲動失此道原細向來所交良師友惟見習齋先生內地

卓然。如王崑繩、宋豫庵、皆未實得。因足下精進無疆。故妄言之。

復惲皋聞書

端月十日、門下付天津人書至。二月初八日、又接手教。意念肫切。讀之感動。所諭傳註緩刻良有見。但大學中庸年前已竣。論語刻樣俱寫訖。開雕十之三四。則不能止矣。唯勿輕與人可也。然塾亦有說者。門下謂朱註痼人。以其爲科場所遵。溫飽榮耀。俱出朱註。安得不寶而奉之。今欲呼其聾寐。難矣。誠哉是言。即如方子靈皋、文行踔越。非志溫飽者。且於塾敬愛特甚。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爲不深。然且依違曰。但伸己說。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諺所謂受恩深處即爲家者。則下此可知矣。塾雖愚妄。甯不之解。但塾之意、非急望之一時。非概望之人人也。即如目前求溫飽榮耀。固比戶皆然。然特然樹起者。近地有馮樞天相。從數千里外又得門下相印合。程啓生相推許。虞仲翔一經生耳。猶謂舉世無知。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今當吾生而磊磊有三四人。不爲少矣。語云。千里而一聖。若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賢。若接踵而至。自古難之。何論晚近。況其他心以爲是而但口不能發明。文不能燦陳者。又指不勝屈也。況天下萬世。又未可以意量也。獨是塾所憂者。不在同調之寡儔。而在此道之遂泯。塾與門下齒已俱長。百年而後。子弟未必能承。及門未必通顯。而書煩鈔寫。甚爲艱難。流布必少。天下事未可知。東振西蟄。遺籍散落。矧此一二家藏。勢必沈淪。後世並不知有此說。而望繼起之有人。固無自矣。故嘗謂堯舜孔顏若無經書。今世並昧其姓氏。又焉傳其道術。苟得摹本易成。散布人間。即付之無何有之手。或千百帙皆亡而一幸存。一遇有心人得之。

星星之火。遂可燎原。韓昌黎文集掩抑百餘年。歐陽文忠獲於敝篋中。表章之。輒以行世。況聖道乎。門下謂求溫飽榮耀者。必不能翻然以從。塾正憂溫飽榮耀者之羣痴聖道。而欲勉留此幾微一綫也。辨業學規纂。雖依倚聖經。恐人尚以爲一節之見。偶然之論。今聖言歷歷。皆與註明。則斯文規橅道路。固有一定矣。萬世而後。或不敢必越聖經以循其私塗也。雖然。塾謂必能傳哉。塾與門下交數年矣。門下視塾尚有一系標榜爲名之見耶。尚有與先儒爭勝之意耶。乃承顏先生提誨。謂天地民物。不忍令其塵蠹先聖先賢。不忍任其墮地。當日顏先生言此泣下。塾亦泣下。故妄冀倖於後儒霧瘴之或熄。聖道幾希之可存。而不敢必。不能已。每五夜徬徨嘆息。聲絕而繼之以血淚者也。嗟乎。成敗明晦。聽之天矣。盡吾心焉已矣。門下謂我何哉。又諭宜刊小學稽業學禮。甚是。二種所費不甚夥。容卽圖之。不宣。

給陳秉之學院書

塾罪逆深重。譴居倚廬。本不當喪顏仲有辭說。但念閣下高樹道幟。表彰人倫。將敝師顏習齋先生入博鑫二邑鄉賢。拔王五公曾孫補諸生。又屢承注問。誼不敢忘。謹脩赫蹏。令馮生代往叩謝。並質學術。伏讀閣下批公舉習齋呈云。三物禮射。兼通六藝。則於顏先生論學大旨。固已同心許可矣。竊思學聖祇有下學上達二者。曾著學辨質疑曰。孟子性善最的。程朱言氣質之性有惡。而曰清固水濁亦不可謂非水。不知黃河之水濁矣。乃沙泥闌入。若汲而澄之。本體自清。伊尹曰習與性成。孟子曰陷溺。則惡之咎在習。非性之才情有不善也。亮哉斯言。以爲情才皆善。是習齋存性編理氣皆善之論矣。蓋才卽形色也。卽氣質

也。歸惡於習。與存性編歸之引蔽習染者又合矣。何閣下上達性天之見迥出先儒如此也。學辨質疑又曰。格物、卽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有名目條件者。若於此外窮事物之理。如姚江所謂格庭前竹者。聖賢必無此無用之學也。拙著大學辨業專論格物。閣下乃先得我心矣。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格、至也。學習其事也。誠正脩齊治平。行其事也。故經曰。欲誠正脩齊治平。先致知格物。格致而後誠正脩齊治平。各有功力節候也。然學學其所行。行行其所學。祇此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固無泛濫於草木萬彙以爲窮理者。至曰有名目條件者曰物。此語更精。蓋名目條件。固無外仁義禮知子臣弟友禮樂兵農。如周禮所謂三物者矣。乃嘆閣下之於下學確有憑據。視捕幻影、理亂絲者相去萬萬也。豈堯舜周孔之道將大明於世。而特鍾於閣下耶。前聞衡水小徒劉廷忠呈存性編。博野廣文呈習齋年譜。馮生又呈小學稽業學禮二種。近肅甯黃令索去四存編、辨業、學規纂、論語大學中庸傳注。恕谷後集、共十一帙。獻上。今又將論學二則傳注問一册奉覽。惟求閣下嚴加批削。誨其刺謬。示下。使聖道不致歧塗。非但堦一人之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敢以手額不盡。

陳秉三復書。略云。憶弱冠時曾於萬季野先生講座得瞻光霽。今二十年矣。校士畿甸。備聞先生躬行實踐。凡禮樂諸大猷。无不深究原委。可措施行。誠孔門之羽翼。而後學之津筏也。所示論學傳注問二種。言言至理。洞見闡奧。歲試事竣。再過保陽。當細領大教。奉爲指南。曷勝顒望。

復蔡瑞寰書

久違渴甚忽承華翰強張病目披讀生喜旋自悲傷壎自戊戌十月陡中風疾半身不仁年來日服藥餌病不損減勉自搘持昨四月間失足一跌遂日沈重楊令表弟來陪侍喜甚不意微勞竟動虛火夜半痰壅憒難起牀自思脾虛作泄肺虛怯言腎虛精竭怔忡疲癃已有年所又得此症口張不合仰臥如尸門戶數武扶杖恐顛大約不能久於人世矣今承賢王德意願竭踵頂奈心神慌惚語言顛眊手足皆廢趨拜無由高明素叨深契重懇代陳病狀超豁廢軀使得少延殘喘不亦首丘故園長託聖世若迫之西行萬萬不能不惟身病不前老母年八十餘原有夙疾聞壎遠行必驚憂不測壎尚何心能不隕墮母子二命并於一時諒有道必所垂憐而吾子亦爲之惻然沾裳者也車馬之來萬求中止嘲結報恩矢於世世臨風嗚咽不一不一手戰不能書伏枕口授令兒輩草呈恕罪